

贾平凹 著

本卷题自苏轼《定风波》，其词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题下又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先生行走见闻、旅途抒怀之作皆录于此，谓之胸襟旷达、品格超凡。凡百又八篇，自成一卷。



一蓑烟雨任平生

贾平凹散文

【卷二】·行走

一蓑烟雨任平生

贾平凹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蓑烟雨任平生:行走篇/贾平凹著. —南昌:江西
教育出版社,2011. 11
(贾平凹散文:1)
ISBN 978—7—5392—6231—4

I. ①—… II. ①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943 号

一蓑烟雨任平生——贾平凹散文[卷一]·行走

YISUO YANYU RENPINGSHENG——JIAPINGWA

SANWEN[JUANYI] · XINGZOU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33000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恒特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0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30.印张

ISBN 978—7—5392—6231—4 定价:54.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1—397

目 录

001	夜游龙潭记	044	冰风洞体验
004	夜在云观台	049	三游华山
007	雨花台拣石记	052	安西大漠风行
011	登鸡冠山	054	火焰山
013	十八碌碡桥	055	柳园
015	三月十一日过留坝县	057	柞水丝绸厂
017	读山	059	戈壁滩
020	延安杜甫川牡丹山记	060	法门寺塔
024	延安街市记	062	黄甫峪
027	张良庙记	064	高观潭
028	大洼地一夜	066	敦煌沙山记
031	紫阳城记	069	仙游寺
036	地下动物园	072	未名湖
038	入川小记	074	红石峡
042	南岭登高	076	游寺耳记

- | | |
|--------------|----------------|
| 077 柳湖 | 185 沙家浜记 |
| 079 求缺亭 | 187 大红袍茶树记 |
| 082 平凉崆峒山笔记 | 188 游悟真寺记 |
| 085 在桂林 | 189 五味巷 |
| 089 太阳城 | 194 黄土高原 |
| 091 灵渠 | 199 小巷 |
| 093 游西山 | 201 宜君记 |
| 095 平凹携夫人游石林 | 203 当我路过这段石滩 |
| 097 南宁夜市 | 206 一个有月亮的渡口 |
| 100 羊城呓语 | 211 荒野地 |
| 103 若石岩 | 213 在米脂 |
| 105 四月廿三日游太湖 | 216 梦城 |
| 109 白藤湖梦忆 | 218 关中论 |
| 112 游了一回龙门 | 224 河西 |
| 115 游笔架山 | 227 陕西小吃小识录 |
| 117 走进塔里木 | 243 他回到长九叶树的故乡 |
| 122 江浙日记 | 250 抚仙湖里的鱼 |
| 138 江浙日记(续) | 253 石砭峪 |
| 159 进山东 | 255 龙民 |
| 163 这座城的墙 | 257 镇柞的山 |
| 166 四方城 | 264 感谢混沌佛像 |
| 169 灵山寺 | 268 老西安 |
| 173 通渭人家 | 307 白夜 |
| 179 黄河魂 | 310 地平线 |
| 180 经过豆沙关 | 312 黄陵柏 |
| 182 土彩罐 | 315 静 |
| 183 看了两个展览 | 317 空谷箫人 |

321	荞麦园	367	干雨松
323	秦腔	369	守顽地
326	水月	371	河南巷小识
334	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377	清涧的石板
335	夜籁	381	西安这座城
340	又上白云山	385	西路上
347	走三边	457	夏河的早晨
356	陈炉	460	延川城感觉
360	拐杖记	462	圖山
361	火水火鱼记	465	丽江古城
362	草记	469	常熟见闻
364	温泉	472	吃面

夜游龙潭记

×年×月×日，在城里住得烦腻，携弱妻幼女，告假往商洛龙驹寨拜友。夜里住在寨东山湾下的村子。时已下了几日暴雨，偶尔晴空，一觉醒来，见月亮出得满圆，悄悄临窗照着，正想这月儿出得奇怪，却听见一种轰轰闷音。沉沉的，又有一些清脆韵律，恰似老驴拽动一合石磨，有磨石声，也有驴铃声。一时疑惑不解，未能入睡，翻身走出门来，见村里的柿树，红叶尽落，满村巷铺了一层。去后院寻朋友打问，他却也已起来，曰：龙潭瀑布。

这便又使我奇了，我走过多少名山大川，见过的瀑布全不是这般儿声响，便忍不住要去看看。朋友说瀑布就在村后山中，并不甚远。由他向导我就去了。村后就是湾里，一道白水滴下来，却悄然无声，柔弱弱的，像一位寂寞的寡妇，使人添了几分悲凄。知这水闹时的喧嚣，静时平和，又是同别处不一样了。步行一里，路逼仄起来，是凿在崖畔的，上载危岩，下临河谷，蛇行而上。树影落在上面，款款浮动。恍惚路移而恐于举步。正踟蹰间，脸上有了感觉，凉湿湿的。我惊恐道：又下雨了？朋友已经前去，立在一块石头上叫着：“到了！那是瀑布水沫。”

果然，石崖走过，看见前面一色白茫，上接月空，漠漠不见源头，下注深谷，蒙蒙亦不辨终底。月下看不见那水气的五光十色，也不见飞腾的霓虹彩环，满世界只是一个乳白色的谜！朋友说，这便是龙潭了。潭底渊博，下有无数支立的磐玉，形成洞穴，水注下去，嗡嗡轰轰的声响中就有了鏘音，夜静可传十余里地呢。我听得出奇，欲

要下潭亲眼儿看看，又恐深处危险。朋友竟牵我从瀑布旁的石梯而上了，说：咱们去荡舟好了。

山上还有舟荡，这更使我奇了。随那百十多层石梯上去，又到了一处山坡。山坡上满是老柏，奇形怪状，俨然是一山人物，繁枝如慈母的，怒虬如强盗的，挺拔如伟岸丈夫的，弯曲如阿谀小人的……从柏林中穿过，正感叹这无言无声的芸芸人间，方觉自己转在一片森森水边上了。原来在瀑布石台上，两岸窄窄的黑崖间，矗起了一座水泥大坝，将水蓄成一个偌大的水库，暴雨涨溢，翻过滚水坝梁，难怪瀑布那么壮观。它的源头竟是如此大一个深湖了！

“你知道吗？”朋友一直向我提问，侃侃夸耀着这潭水。“这里有一个神话故事呢，传说当年楚军入秦，潭中出现一匹龙驹马，项羽得了，这便是乌骓。”

噢，天下闻名的乌骓，原来出于这里？古人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里瀑布比别处神奇，原因如此了！我站在坝顶，尽力往下看，却什么也看不出来。想：难道这潭中只出了一个乌骓，是否能再跃出一个？是潭里已无龙无驹了，还是少了知马伯乐不再显世呢？

朋友早跑近水边，解了树根系着的小舟，在那里叫我了。我走下去，这舟长不满三尺，宽不足尺五，两人进去，一前一后恰身而坐，但觉四面空洞，月光水影，不可一辨。桨起舟动，奇无声响，一时万籁静寂，月在水中走呢，还是舟在湖上移？我自己却早已不知身到了何处，欲成仙超尘而去了。

舟到湖心，骤然起了山风，库区是几道沟岔，风从各沟扫水，在湖面纠缠，方向不可捉摸。霎时水兴浪涌，满湖星斗碎玉烂银一般。我们一时骇然，奋力撑划，不能掌握。舟在水中颠簸旋转。正艰难，偶尔看见左前边有一小石岛，我们拼命儿向那里靠，几欲靠近，几次又冲脱。我大惊失色，害怕一时失了平衡，葬身水底；又怕舟撞石块，摔个粉碎，只叫苦今晚要吃亏了。朋友一个努力跃身，当地一声，将手中的桨钩住了石岛上的一个石坎，小舟剧烈的一个颤抖，悠

悠靠近了。

我们慌忙跳上小岛，待要系那舟时，舟已飘然而去，没了踪影，小岛四面是一片空白。小岛并不见大，十米方圆，我们相依相偎。一身湿水，被风一吹，冻得嗦嗦价抖，听满湖呼啸，如千军万马厮杀战场。我身骨儿都吓得软了，只念叨这水库竟还有这么一个救生岛，可这么四面水围，如何下场呢？朋友安慰我，说这本是南坡半崖伸出的一个石嘴，平日并不见水，暴雨起洪，水位高了，才淹成这个模样，就让我呆着，他去南边探那石嘴脊梁了。

我瞪眼儿呆着，便见小岛的尖端儿上，孤孤地长着一株枣刺，已经无枣无叶，黝黑的，铁条似的枝条，千百万次地在风中倒伏，响着锵唧唧的铜的声音，但又千百万次地直起身来，终未断去。我不觉惊异起它来，觉得草木坚强，人却可怜，一时又觉惊悟：这么一个小岛上，孤孤长它一株，是专意儿给我以灵魂，给我以力量来的吗？

朋友探路过来，说石嘴脊梁上水很浅，但高低窄陡，需得小心。慢慢涉水上了南岸，欲想从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了，朋友就扶我攀援南山坡，从那边的小路上绕道回去了。

返回家里，妻女还在酣睡，我便再没去就寐，愈想愈奇，捻亮灯就记下这次夜游，写毕，天并未明，妻女依然还在昏睡中。

夜在云观台

三年前，我从学校毕了业，莽撞撞入了社会，经了好多世事，人情却未练达，心便厌厌起来。在家读了些吉摩的书，只是一心儿恋那山水；便借着休假期，自往丹江泛舟而游。到了阳县，听得有一处胜地，便打问路径，一路寻着逍遥去了。

先是逆着冉羊河而上，河面很宽，水没过膝盖，两岸杨柳如堵墙一般，间或空出一段，看见岸上人家：一幢竹楼，半匝篱笆，有鸡的几声细吟。走上半天，河水愈来愈浅，人家也见得稀少，末了，绿树围合了河面，只有一道净水从树下石板上流出，旋着轮状，自生自灭。眼见得天色晚下来，心想有胜地必有人家，便信步走去觅宿。

进了绿树林子，在浅水中的石头上跳跃着走了一气，便见有了一条道路，道路两边不再是杨柳，挤满了竹。粗者碗口粗，细者恰有一握，出奇地都是出地一尺，便拐出一个弯来，然后端端往上钻去。时有风吹过来，一声儿瑟瑟价响。犹如音乐从天而降。竹林过去，便见一座石山梁，山梁赤裸，不长一棵树木，也没一片草皮，沿山梁脊背凿着一带石阶。阶宽六寸，刚好放下脚面，阶距却一尺，步蹬一阶有余，跨两阶不足，需是款款慢上，不敢回头下看。这么上不到一半，便气喘吁吁，骇落，门掩着，后屋的台阶上，有人在灯下剖鱼——正是那垂钓的老者呢。

“老伯！”我站在他的面前问，“这是什么地方？”

老者抬头看着，用手指着耳朵，示意耳朵不灵了。我大声又说了一遍，老者叫着：

“这便是云观台啊!”

云观台是风景胜地，如何没有游人，又如何没有什么人家？我大声问一句，老者答一句，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这里是云观台水库，五年前建成的，守库人一共四个，今早到县上办事，去了三人，明日方能返回，就剩下这眼花耳聋的老者了。老者知道我远路而来，就安顿我在东厢房里住下，又沏了一壶茶，说：“这是山上产的雀舌茶，煮的是这水库的水，你尝尝，味儿不错呢。”

我打开茶碗盖，果然一层白气，吹了一口，白气散去，水面上显出皱皱的纹痕，那雀舌浮在碗中，不漂也不沉，色并不浓，一股清香钻进鼻来。呷过一口，满嘴醇甘，我连声赞好。老者笑而不语，又剖他的鱼去了。

“喝完，好生睡吧。明日尝尝我们水库里的鱼。”

我独坐在房里品茶。新月初上，院里的竹影就投射在窗纸上，斑斑驳驳，一时错乱，但竿的扶疏，叶的迷离，有深，有浅，有明，有暗，逼真一幅天然竹图。我推开窗便见窗外青竹将月摇得琐碎，隔竹远远看见那潭渊，一片空明。心中就又几分庆幸，觉得这山水不负盛名，活该这里没有人家，才是这般花开月下，竹临清风，水绕窗外，没有一点儿俗韵了。

我没了睡意，挑帘儿走了出来，老者还在剖鱼，我便对他说道这地方绝妙，恨不能长住这里，看雾聚雾散，观花开花落，浪迹山水，乐得悠然。老者先是含笑，再是不语，末了狐疑起来，说：“照你这等心绪，这山水也会使你厌烦的哩!”

“哪里，住在这里，就不开会了。”

“还有什么好处?”

“起码不多和人打交道吧。”

老者突然呵呵大笑起来：“年轻人，你要知道，人是活群的，是热闹的，是鱼就应该到海里去，是虎就应该到林里去，要不，虎也要成了犬呢!”老者说完，又呵呵大笑不已，我却无言可答。老者端了灯，提着剖好的鱼进房里去了，院子里还留着那笑的余音。老者在房

里又说道：

“年轻人，要说这云观台风光，你还没有到那最绝的地方去呢。凭这夜色，你去那大坝上看看吧，那儿更是没个人影，才是清静哩！”

我突然想起了来时的惊恐，猜想那大坝之上，湖水浩渺，万籁俱寂，是何等可怕的境界，心里便怯了许多。

老者又走了出来，站在月光下说：“你去看看大坝里的水也好哩，那里边蓄了上百万个立方的水，静得落个树叶也能听见。可水蓄在这里，为的就是流下山去，水都恋着山下的田地庄稼，何况人呢，你要寻什么，又要想摆脱些什么？你走到哪儿，不是脚下都带着影子吗？你走了一路，哪一夜月亮不相随着你呢？”我蓦然有些醒悟了，刹那间感觉到了我的幼稚，我的浅薄，我的可笑。我真想走过去握住老者的手，叫他一声“老师”，脚下却挪不开来，一股热辣辣的东西涌上脸面，只见那身后的竹帘影儿，静静地垂在新月里，那老者的笑声徐徐地浮动，悠悠远去了……

雨花台拣石记

在南京住了一些日子，要回去了，总想买些什么东西带给亲人，蓦地记得应该去雨花台拣些石子；同行四位朋友都极响应，便挑个雨后的天气，悠悠地去了。

雨花台在城南的山上，说是山，其实没有山的气势，温温柔柔的样子。正是初夏，树木长得很旺，但全不是萎萎缩缩的，树干撑得很高，向着天空，一劲儿拥挤，绿就像静浮的云，给人一种飘逸之感。走进去，多是不见天日，也不见地面上如水藻交错一般的阴影；透过树外炎炎的烈日，看一丝一缕的升腾得正紧，便觉荫处整个空气都是深而不暗的绿。间或露出一块天来，太阳射下的不是一种红光，白得刺眼，看得见它的边缘，犹如没规没则，顶天立地的白的固体。这景象使我们十分惊奇，喜欢从绿里跑向白里，但必是要眯了眼，三步两步地迅速穿过。

山上没有巉岩怪石，但石子却是多极，又没有什么水流漫过，石子又都小而圆滑。在绿里，觉得是走进了海底，石子或伏在草下，或嵌在花间，晶莹柔软得可爱；看那山弯处涌流下来的石子流道，白光里，却灿灿烁烁，似乎陡然到了宝石世界。时眼花缭乱，如在南京城里看那少女，都炫目鲜艳，却说不上哪个是好，哪个不好。我们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却不小心，全都滑倒了，就索性躺在石子上，千声万声地惋惜没有带了照相机来。

约摸下午两点，我们分头拣起来，那石子委实精妙，有的发红，长者如枣，小者如豆；有的发黄，深的蛋黄深，浅的橘皮浅；有的发

绿，绿得腻腻的，绿得厚厚的；有的则发黑了，叩之泠泠作响；有的紫蓝紫蓝的，如熟透了的桑葚，似乎摸着染色，闻着有香气呢。那石子上更奇的有了线纹：水波形的，流云形的，木质形的，鸟兽形的，花草形的……

我们只知天下石子，雨花台的最好，可如何也想象不出好到这种境界！这里的石子，颗颗都是工艺妙品，怪不得谁也无法解释这是天神的珍珠库呢，还是地鬼的玛瑙室？只是这般奇特，这般丰富，叫它是雨花落下而成的石子了。

从前山走到后山，口袋里便装得满满的。我得意得很，觉得是最富有的人了，捧着石子，走一步，看一眼，看一眼，赞一声，每一颗石子，都给我一个形象，一个梦一样颤酥酥的遐想。我忘记了生活中一切的烦闷，只是平和，只是安宁，只是崇高的诗和音乐。姗姗地走到山湾处，朋友们分而聚合了，个个都是孩子般的快活，一起摊开口袋，你看我的，我瞧你的，对着太阳照照，贴在耳边磕磕，滋味是乡下媳妇翻那针线包袱，一遍一遍没个够数。终于有人叫着：“口渴了！”大家才发觉真的渴极了，就去湾下的亭子里。

亭子里有卖茶的。喝茶之间，朋友特意买了一碗清水，将石子放了进去，那奇妙的现象又发生了：石子更加晶莹，线纹越发清晰，绿的如丁葡萄，手指一掸，便要溅出汁来；那红的犹是琥珀，明明白白看见了线纹不是在表面，而一直含在里面哩。我一时心切切起来，觉得他们拣的，好的竟比我多，索要了许久，都拒不割爱。我就又提议再找一会儿，大伙也都乐意，便又分头满山跑开去了。

好不容易，在一棵开得极艳的小野花下，发现了一颗很好的红石子，我激动得全身都颤起来了。于是我明白了一个秘诀，在小野花下，必是有好的石子。是什么原因我就知道了。这办法竟使我收获了不少。每得一颗绿的，就想那黄的，得了那黄的，就又盼那紫的；满足了一种欲望，就又企图更美妙的欲望。但往往使我长时间的苦恼，焦急，骂自己运气不好。终是到了太阳西夕的时候了，仍是没有得到那如墨如漆一般的黑石子。

到了最后，朋友们重新在后山头相聚，你有了红的，却缺了绿的、紫的，他有了黄的，却短了白的，蓝的。他们没有的，我全有了，我所缺的，那如墨如漆的黑石子，他们却全都有；这终使我气恼。天黄昏得厉害了，大伙说回吧，我却不肯，还要坚持再去坝子里再拣拣。朋友们就骂我贪得无厌，说我黄红绿蓝紫，样样有了，唯少了个黑的，还这般不知足！但我仍是不肯死心，虽然坐在那里吃着干粮，却唉声叹气，惹得他们又是一顿攻击。

突然间，身后有了说话声，语气很低，但这边却听得十分清楚，回头看时，远近却是无人，声音正从后侧的一丛山字柏树后传来的。只听一个在说：“老师，这几年来，越弄越苦恼呢。”另一个就说：“就是，画出一幅，觉得高兴，但很快就又苦恼了，恨自己弄不出个大名堂来，常常想就地打滚哭一场。”一人就又说：“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我们苦恼，你也苦恼？你的画省上、全国都获了奖，又办了个人画展，你还苦恼什么呀？！”前边说话的人便说道：“这不是故意说的，确实苦恼得很呢！今日老师来，就盼能点石成金哩。”一个苍老的声音便说道：“他说的苦恼，我理解。别说是他，我也苦恼得很呢！”便有三四个声音叫道：“你也苦恼？”那苍老声说：“可不。愈是画得好，愈是苦恼哩。人总是要追求更大的成绩的，在追求当中能没有苦恼吗？”三四个声音就叫了：“那么，要干番事业，就得一辈子苦恼？”苍老声便说道：“是的，可乐在其中。谁的苦恼最大，谁的乐趣也最大。”

那边哑了声，我们这边也哑了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却无言可说了。

我们站起来，要过去看看那是些什么人物，好好再听听一番教导，那树后一阵响动，便见一行五人起身掠过树丛，飘飘下山去了，前边是个老者，后边是四个青年，都夹着画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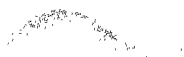
朋友们齐声叫道：“说得有理！”我便又提出再拣一会石子，他们全都默然点头，哈哈笑了一通，分头一直拣到。

这是1981年六月初九的事，同拣石子的，是写诗的李清，写小

说的商子，写评论的王琦，还有一个写散文的和青，年且十七，是个秀发女子。

作于 1981 年 10 月 29 日西安

登鸡冠山



我的故乡丹凤县城北二里地，有一座山，没有脉岭，也没有漠坡，齐巉巉的，平地里陡然崛了起来。山上没有奇松古柏，没有寺院庙宇，全然裸露着石头，山顶亦无尖锥模样，等距离地分开着无数的齿形。春天，商州川里还是黄褐，它却晕染了一种迷迷丽丽的绿雾，走近看时，却出奇地没有一片绿叶。当县城南边河畔的柳絮如雪一样纷飞了，它却又出奇地黝黑如铁。夏天里，白云常住在那山顶石隙里，一旦漫出来散步，大雨就要到了。最是那天晴日暖的早晨，太阳出来照在那齿峰上，赤红得炽热，于此便有了鸡冠山的艳称。

鸡年初秋，一个阴雨初晴的黎明，天很闷热，我独自攀登鸡冠山。在山根的时候，看得见山上的路很多，等走上去才知道那路没有一条可以走通。那全是牛羊踩出来的，路面上重重叠叠地有着各式各样的蹄印。我从一片荆棘丛中穿过，挂破了衣服、裤子。忽地扑棱棱一声怪叫，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石壁上的几只蝙蝠在飞。我不敢往上走了，犹豫了一会儿，看看山顶，已不是十分远了，便硬着头皮又往上攀登，眼看着就到顶了，云雾却突然起来了，先是一团一堆的，被风涌着，弥漫过来，使我辨不了东西上下。我不得已又停了下来，一等云雾散去，急急又往上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此时此刻，要下已不可能，要脱离困境，只能往上、往上，终于上到山顶，太阳还没有出来，天却已大白了。山顶上原来竟是很平的场地，平就是陡的终极。这使我很奇异，推想这种感受，领悟的人又能有多少呢？从山上往下看，县城被层层的山箍着，如一个盆儿，这是往日住